

# 浦东潍坊新村劳务派遣公司兼职外包

产品名称	浦东潍坊新村劳务派遣公司兼职外包
公司名称	协卓企业管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价格	200.00/天
规格参数	浦东劳务派遣:正规 劳务派遣:专业 浦东:公司成立13年
公司地址	上海浦东兰嵩路555号森兰美伦A座507
联系电话	021-31663697 18964356869

## 产品详情

快35岁的制造业打工者，在长三角能干些什么活？

2023年，我居住在长三角示范区苏州吴江一个被本地居民称之为“深乡下”的远郊乡镇。吴江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区域之一，每个镇都有不同的支柱产业，港台和外资企业20世纪90年代就来到这里垦荒，其历史超过大部分工人的年龄。

街上总能看到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，他们从家乡坐火车到某个地级市，再转车去区县，后一趟公交，通往目的地工厂，甚至不少公交站以XX厂命名。车轮滚滚向前，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变成了田野和油菜花，他们兴致勃勃，脸上挂着笑容，像是旅游，这在老一辈的打工者脸上，不大容易看到。

经济好的年月里，选择从事零工或长期工作，似乎只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。外卖骑手一类的零工提供了新选择，它拥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长和工作方式，但缺乏劳动保障；而时间不自由、相对稳定的进厂工作，似乎也早已不是年轻人的选择。新零工话题已在互联网舆论场上被讨论过太多，而后者显得则有些沉寂，似乎只是中年人的惯性选择。

我想知道，后疫情时代，一个30岁左右的打工者，如果投身制造业，在劳务市场上能拿到多少钱的工资？

一、访问老董：35岁门槛、不买房的00后和不休息的机器人

朋友介绍我去拜访一位相熟的工厂主老董。老董2000年前后从苏北老家来到吴江，从流水线上的普工白手起家，打拼至今，拥有了一间几十个工人的小厂，合法或不合法的生意都做过，熟知一切明的暗的规则行情。

一楼是车间，工人们在轰鸣的机器前劳动，二楼外层的电脑隔间坐着白领模样的年轻人，老董在里面的办公室泡着茶，谦和、热情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

寒暄过后，刚挑明来意，老董就笑了：“现在网上都在聊35岁以上不让进厂了吗？是真的。”

老董说，对工人来说的“好厂”以外企居多，指的是加班费和底薪高的厂家。今年的行情，苏州园区的好厂，操作工能开到7000，在吴江有五六千就算好的——进好厂需要机缘巧合，或者跟工头熟。

现在招工变成了卖方市场，工厂挑人标准普遍变得严格。以前五官健全，纹身不太多、26个字母能认对就算合格。今年一米七以下就嫌矮，气质不好的、有纹身的都不要。“这个情况，就跟现在老家村里相亲女挑男一样，因为男多女少，女方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拒绝。”

工厂普遍会给应聘者出试卷，初衷是杜绝文盲。内容一般是三位数以内的加减，26个字母，哪怕初中没毕业基本上都能考过。

外资厂招人的时候，试题会深一点——也到不了高中水平，比如要求员工用英文写下星期一到星期天、12个月份，不低于三句话介绍自己。这种厂普遍是待遇比较好的企业，加班的情况下能拿到七八千。

今年的卷子变得更难了，出现了考几何、函数的。网上有人议论，说试卷是服从性测试，做对了反而不会被录取，怕员工心思太深。吴江的企业没有这种情况。

被工人称为“黑厂”的通常是劳工密集型的电子厂，加班费和基础工资都少。以前缺人的时候，住宿餐卡都不要钱，现在会各种克扣，比方说收50块100块的厂服钱，办餐卡再交30块，总之变着法子让工人给厂里交钱。

问：现在找工作的年龄限制，跟之前有差别吗？

老董：今年好招人，好厂35岁以上的不要，往年宽的时候45岁都要，但也不能低于16岁，否则他们不敢用。

问：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来吴江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？

老董：当服务员，或者有些小工厂，干一些简单的包装活，有专门的中介介绍他们去打零工的地方。

问：他们工资是不是相对低一点？

老董：低一点，比年轻人的选择少。

问：根据您的感受，今年的工人需求比往年减少了多少？

老董：别的地方不太了解，吴江保守估计少了30%。开发区几个大的用工单位中有一个厂，去年一万多人，今年还剩2000多人。他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电子代工厂。需求减少的原因里外贸占比比较大。吴江台企多，主要生产电脑，平板或笔记本，疫情三年需求特别旺盛，把未来几年的生意都透支了。再就是大部分台企给惠普、戴尔这些外企代工，美国要求产业链撤到越南去，国外需求也没那么旺，还有贸易摩擦，加在一块形势就不太好了。

老董说，20年前和他一起来吴江打工的人中，坚持留下来的人大部分都买了房子，先是从进厂做起，后来慢慢地做小生意或者别的工作，还呆在厂里的一路也能做到管理。

重要的是，那时房价相对工资没那么贵，老董的套房子是2007年买的，3000元多一点，两室一厅总价30万不到，厂里工资一个月两三千，每年存一两万还是很轻松的。哪怕只干流水线，靠两口子存钱，没什

么应酬开支的情况下一年存两万，三四年首付就出来了，再找家里支援一些就买房上车了。

问：现在如果想进厂，在这里买房是不可能的事情？

老董：现在就费劲了。不过00后对买房这件事好像不是很感冒。

问：00后的员工跟您那代人有没有区别？

老董：有，还是很明显的。他们可能也没怎么受过苦，基本上是独生子女，看问题的方式不一样。我们那时候父母都是农村人，穷，在老家没活路，多给你几百块钱路费就得出去打工了，赚到钱还要往家里寄。

现在的00后干得不开心就打电话回家，说不想干；没钱交房租，家里就会打钱给他们。稍微不顺心就要走，劝不住。

问：但是我感觉，工厂流水线的劳动强度，应该还是和你们那代人差不多。

老董：大体上差不多，简单，重复性的劳动居多。

老董说，这里很难像发达国家那样降低员工的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长，国外的研发投入大，每年出新品多，所以附加值高，能养得起人。而这里的工业品工厂早都是帮他们做配套做代工的，附加值已经非常低了，如果福利往上提，厂就不用开了。

问：机器人现在应用在生产中已经很广泛了吗？

老董：趋势很明显。在生活中看到的还不多，比如住酒店，有时候送拖鞋和水的是机器人，餐厅也有传菜机器人，正在慢慢地推进到医院。但在工厂里，靠机械手抓取代替人工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。

问：那会不会降低你们对劳动力的需求？

老董：会，我们厂配套的一个台企，高峰期有六七万人。五年之内裁到只剩下6000人，能自动化的全部自动化。以后用人工的可能就是所谓的“黑厂”那种劳动密集产业。

问：现在用机械的成本会比人工大吗？

老董：不会。一次性投入比较大，精度中等的自动化机械手的价格，基本上相当于工人两年左右的工资，上下浮动，贵一点的国外品牌要到两年半，三年。

现在工人工资平均一个月5000块，加上社保之类的隐性开支会到7000多，一年80000块，两年的成本就足够装一个机械手。当然，机械手还需要人的辅助——本来每一条线得要一个工人，换机械手以后，大概5条线才需要一个工人。

除了留一部分办公室岗位给管理、研发，车间只需要少量人手，并且工作简单，要求低，就算培训也能干，不需要经验值高的。以前会给老工人开相对高的薪水，因为他们能降低产品的不良率，现在不用了。

问：所以您觉得就算熟练厂工，在接下来三到五年内被机械替代的可能也是很大的。

老董：很大，像我们这种小厂都在考虑。产量小的时候用人工，产量大了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上机械手，年轻人吃不了苦，不愿意上夜班熬夜。第二，人要吃饭，吃完得休息。午餐一个小时，晚餐一个小时，有效工作时间就损失掉了。我们算过，在两班倒的情况下，24小时之内多有17.5个小时是有效工作时间

——不能不让人去厕所、不能不让人去吃饭。如果换成机械手，有效工作时间是23.5个小时，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？

## 二、劳务市场探险：30岁的体面工、45岁的血汗工和20岁的分拣工

我来到三里桥，想用亲身经历验证老董的说法。三里桥是类似北京马驹桥，深圳三和的人力资源和劳务中介聚集地，外地打工者来吴江的站。这里养活了大量的廉价餐饮和住宿。

我以求职者的身份沿路走访劳务中介，想看看32岁的自己能在市场上找到什么样的工作。在2016年的深圳三和和2019年的上海零工市场，我都扮演过类似的角色。

当地规模大的人才市场屏幕上滚动的招聘信息显示，工价大多在20元~25元一个小时，普工月收入处于5500元~6500元间，与2016、2019年相比大体相同，甚至高于一些办公室白领，和人们的认知相仿——只要肯吃苦，就能攒下钱来。

但在登记个人信息时，工作人员指出，我并不具备应聘资格，这些相对体面的厂只招30岁以下的年轻人，我甚至未能进入面试阶段。而在2016、2019年的工厂里，35到40岁的工人比比皆是。

在第二家中介，另一份工作给我递来橄榄枝——光伏企业的操作工。中介向我保证，这家厂的工资在6000块起步，并且为员工缴纳社保，年龄限制也放宽到45岁以下，唯一的缺点是月休仅有两天。

这样优渥的条件令人疑惑，街上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求职的年轻人，倘若真是“好厂”，在今年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为什么会招不满人？

老董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光伏上市企业的人事，是吴江本地人。她告诉我，因为劳动强度大，每天得工作12到14个小时，所在的行业常年招不满普工，员工离职率高。“我们就是血汗工厂。”她笑着说。

这位女士的儿子即将面临高考，她说，不想给他太大压力，上一所普通一本就行了。

而50岁以上的人能进什么厂呢？我对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他们也表示爱莫能助，建议我去附近巷子里看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22年的吴江，劳务中介们对求职者的态度都好得令人惊讶，就算没有谈拢，也会礼貌地请求求职者进自己公司的中介群，等待下一次发布的工作机会，似乎是中介有求于打工者，而不是相反。

几年前，此地治安混乱，骗局泛滥，在网上求职者讲述的个人经历中，许多中介与黑社会无异，老董十几年前正是从此地打拼出来。秩序则焕然一新。我猜想，也许是经济下行加上秩序整顿，中介的收入也在下降，所以不得不用更加“服务”的态度对待求职者。

而巷子里则遍布着更小的职业介绍所，这里的高频词变成了“日结”，意味着员工工资不是按月，而是按周或者日结算。门口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如下工作信息：上海城管150、上海保安110、同里小厂150、用直顺丰140、吴中申通全天110半天50。

这些零工活的薪水，普遍只有正式工的60%~70%，相应地，要求也得以放宽，对员工年龄没有限制。劳动时间也更加灵活，甚至还有“半天工”的选项，确切地说，是四个小时——在快递仓库做分拣，从晚上8点干到12点，工资50元，注明车接车送。

两位少年在黑板前徘徊，很害怕上当受骗的样子，中介不愿放弃到手的提成，鼓励他们勇敢尝试：“兄弟，干过物流没有？晚上8点到12点，有车接你回去，给你安排轻松一点。”甚至还亲切地提供职场建议：“干不动不用硬干，可以先放地上。”

少年们迟疑地拿出身份证，他们来自遥远的云南保山，天知道为什么找到了这里，忧惧在脸上就没有消失过。很快，接他们上工的面包车来了，中介对司机说，我这两个兄弟天干物流，给他们安排个好活，好不用装卸。司机回了句，有数。便带着两位少年和其他十来个工人消失在巷子里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从对劳务市场有基本了解开始，无论按哪一年的行情，物流搬运工的时薪都至少在20块钱起步。四个小时50元，是不可思议的、从未见过的低时薪，比7年前降薪了接近一半。

好在三里桥的物价便宜，廉价浴场浴资15，再加10块钱可以在躺椅上过夜，便宜的包子只要一块五，如果两位少年能在仓库里坚持四个小时，就能带着50回来，不仅可以在浴场住一晚上，还能吃上十来个鸡汁汤包。

### 三、旅店夜谈：机会还是有的

我在中介点背后的廉价旅店，认识了两位长期做日结的中年人，确切地说，是周结，或者半月结。他们告诉我：对大部分人来说，“日结”是不可能攒得下钱的，做久了人就废了。

两位都40多岁，都有不得不尽的社会义务：一位似乎欠下了债务，另一位要付孩子的抚养费。他们“周结”的工作地点不局限于吴江，几天前，一位刚去上海虹口做了半个月保安，配合区里的“创卫”工作，主要工作内容是清理楼道垃圾，或者把违规占道的收缴物品搬走。每天的工资有170元，包两餐饭，他有时会去睡35元的廉价床位，有时候就睡在大街上。

半个月里，他攒了近2000块钱，说比以前在工厂里挣的少，但好歹也能攒下钱。但这样的工作机会不是每次都有，他不得不极度省吃俭用。

我注意到，在零工市场里，和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相关的活儿越来越多，比如创卫工作人员、马拉松保安、会展保安等。大多是维持秩序的简单工作，由外包给劳务中介，中介再来零工市场上招人，这类工作的特点是相对轻松，但工资不高，也对年龄没有严格限制，常见的要求是“自带黑裤子，黑鞋子。”

而那些因为流动性大而常年需要日结工的市场经济传统行业，比如快递物流和流水线，无论是工资还是工作机会都大幅度下降，这样一来，应聘者就宁可去做“自带黑裤子，黑鞋子”的工作，毕竟相对省力，而工资的变少可以用节省开销来应对。

我在日结职介所观察了三天，绝大部分人还是能找到活儿，虽然内容和回报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愿。疫情后，长三角示范区仍然有大龄打工者的生态位，只是工作形式和内容都发生变化了。从劳动强度和工资都更高的制造业，物流业，向劳动强度轻一些的，但工资大幅降低的政府行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转移。

如果没有房贷、债务、子女，也就是说，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人来说，情况还没有到糟，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萧条。

2017年，我在深圳三和也干过类似的工作，和在三和居住的100多号求职者被安排进南山区的一栋写字楼里，里面工作的白领已被安排提前下班，我们挨家挨户检查有无危险品和管制刀具。一位警官幽默地对我们说，还请大家用心，不然到时候出了事，追究责任是找得到每一个人的。那份工作的工资是120元，我惊讶于他的大题小作。

那时，此类工作是三和求职者的爱，报名时总是排了多的人，要靠抢的。进厂或者干物流虽然工资高，却劳心耗力。这种工资低，却只需要四五个小时的工作，在血汗工厂之外打开了新的窗口。

如今，这样的活儿，占据了零工市场的主流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——乐观地想想，这也许是某种程度的以工代赈吧。

